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滄溟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陳振興

滄溟集卷十五

明 李攀龍 撰

賦

錦帶賦

彼都人士上國少年翩翩逸麗原嘗是賢連交綬冕英俊之域締好貂璫景繆之家三輔豪舉五陵紛華莫不肺腑共瀝意氣相加爾其冠蓋如雲騎從如水持觴竢盡投袂鵲起浮遊近縣邁言千里思美孟姜在濟之湄

神招魂挑匪我愆期怨青春兮桃李衰况白日兮西南馳握居手兮淚愈滋悵軒車兮來何遲忽嫮目兮調笑客復易中兮思怨移緪洞房羅幬張爇蘭鐙酌瑤漿桑間詩兮樂章酡朱顏發婑光始容與以徼動兮體陂陁而精蕩殢薄怒以相難兮旋靡迤而態暢爾乃下裝金恣歡情沉洄日夜極欲所營乍百草兮豔陽又群芳兮素秋胡鴈鳴兮憶故鄉逝將返兮動離憂幾抗軔而北發重嫣然而且留若乃聊城控急邯鄲被圍射書則紛

難立解竊符則趙魏焉依回驄迅赴媚子頓違羈棲就道繾綣去闉送復送兮遠山曲行復行兮大河隈飛雪掩野悲風北來抆血相對洒涕銜恩妾居齊右君家薊門摻子祛兮蒼玉玦捐余佩兮贈王孫於是願假須臾似行未辭何以報之錦帶幡而方其織下秦川之機垂諸燕市之俠颸纓繡於輕飆繫陸離之長鋏容兮遂兮鞙鞙獵獵於是引如霜兮并刀剖五色兮紛摛摻乍若彩霞初斷倚若木又如虹霓中絕垂碧濤灘鵜兮鳳凰

羽翼兮乖傷今黄河兮如此帶置懷袖兮天地長女如束素卽亦青衿雖縷思之乍兮庶離緒之可尋羌良會兮終合將永結兮同心於是紆領徘徊引踵遷延痛一逝而異鄉恐芳華之坐捐驅征輪兮不顧望行塵兮雷巾塵漠漠而無見別脉脉以方新居人閨掩遊子馬嘶夢遥遥以空逐形怳怳以長睽撫此物兮準疇昔欲往從之誰爲攜

頌

天中書院碑頌

重修天中書院成太守吳興徐君以其圖屬余曰此先太守盧龍廖君自顯所建也在郡城北汝水上天中山之陽三十年来業已廢矣余至郡盖郡長老搢紳先生復爲請曰安得中國而授弟子室乎頃之乃購得院後地三畒許爲舍處諸生高第者凡百間其前爲天中閣三間講堂五間漆雕氏祠五間著臺一表堂一因署爲天中書院云據高陵呂君柟所記先諸生高第者舍纔

十有五間藏書閣三間在講堂後即以祀濂雒開其中無今祠兹於廖君舊貫豈啻什九哉余惟中和應乎天地神明麗乎著龜聖澤衍乎大儒文王以幽贊演易周公以測景經野孔子以定禮達材三才之業具是矣先尚書槀城張公守汝寧時即嘗檄諸生集上蔡雖一時科目號得二十餘人然郡太守安能時時出行縣視諸生豈若集郡治便矣即郡治又不得時時視諸生何然則使有以誦法無窮時者師素立耳盖仲尼遷于蔡者

三歳而於是邦也才得弟子三人亦六藝微辭道統大業其人如此之難也乃漆雕氏卒以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至今稱焉至家語序列曹卹秦開之徒亦聞于世乃獨使開也仕何哉苟斯未信又何説乎余悲孔子之意去魯十有四年既不得一仕世主得漆雕氏効大業無窮時何不説乎由此觀之漆雕氏所信在此不在彼明矣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雖世主以爲廉即所事若夫子

者不得一仕於世主矣則有傳禮爲道栽吾黨小子耳是漆雕氏之教也使郡諸生安於習是著於常尊日相告曰是大聖所説先大儒也是郡太守之教也凡言學而期于仕者無以處不必仕而困于其必仕者也不信孰大焉明興杞家諸生間信陽固始二子其顯矣即不仕何以自見乎何以爲善學漆雕氏也余嘉徐君之意如此余惟太史公獨蔡有世家言江黄沈息之屬微甚不數矣及覲吳公治行桓次公經術與孔融遺陳長文

書汝南何多君子也至世俗所號八使三君八俊五處士汝南君子必與焉况所稱郡六孝廉决曹掾家五子與四世五公者乎豈皆所謂得夫子而名益彰如漆雕氏者何後之君子湮没而不稱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徐君名中行字子與先守汀州時治行天下第一能為漢魏文辭不具列云乃為頌頌曰皇帝御宇爰理人倫永錫厥極攬䌫萬邦方伯分職祗承功德攝提之野其維豫州九土攸式倬彼守臣乃莅汝南庶士

咸飭旣修泮宫宣達上意漸于淮服屬邑嚮風蹌蹌濟濟譽髦允殖我斯用集以校六藝莫不如畫爰始授室卜郡一隅百堵是辟天作高山實維地中樹之表儀我侯至止望形景附朋友攸宜教之誨之載色載笑是瞻是依有臺臺臺臺是生神物斷筴以推素甲縞身浮游雲氣幽贊匪違豈弟君子赫赫治行爲著爲龜八儒旣立本支仲尼迄用有成於漆雕氏其先蔡産祀事孔明肇維道統克開厥後不愆厥程維此庶士尚其夙夜保厥

令名信而後仕釋斯在斯為國之楨敢告守臣有造無
斁佐王寵靈於嗟樂石永矢弗刊以著紀經

序

青州府誌序

夫志也者志也方志是事而已欲善之以有所取義作
者之志也青州爲郡其事則詩書周禮春秋國語史記
管晏諸書君子得以識其大者其取義則所謂有能紹
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奥鳩氏邈矣

先王疆理天下尚父方就國而萊人爭營丘罷侯置守分領併隸不常所治何以按籍如指諸掌作二十有二圖與沿革表爰始賜履自天子命田和靖立挾濁澤之遇漢諸王子廢絶半之迄今親賢隱惟藩屏有司庶長更至迭謝與高國世卿異矣鄉舉里選明經射策之制興焉作封建職官選舉表熒惑守虛釋寃振老龍關馬山之陽乃詭天是使比論行事不遠明威作星野災祥志海岱維青州鎮曰沂山淄澠流惡安得決瓁洛之水

汁肥自織而放于瑯琊比先王覲太公報政禮從其俗寛緩澗達繇之平易中具五民而地重難動揺六十牧豕固陋性成方願罷西南夷不置滄海郡安得布被爲而曰齊人多詐也今自見采金煮海之徒不可動揺不知我無以制其命乃惟其俗之罪作山川風俗志雞鳴犬吠轂擊肩摩然陰雍長城暨池龍夏二分之一非轂所生克服其政亦既富強絲蠶于燕牧馬于魯南多山谷登降之萌上斷輪軸下采杼栗其餘鹽絺海物錯

户登則田治賦平則産息三者相成以官山海即升癸丘壯冠裳之會入石室探文字之原賢者亦有此樂矣作户口田賦物産古蹟志著定而官君子所由以基命宥一而出政治之位中國授室群萃州處以就閑燕言必敬義有社稷焉祝史薦信堯之五吏安用鯢脯靈山河伯無所爲禱作官署學校祀典志昔稱節制技擊爲之不教而戰安謂怯於衆鬬郤流賊數萬騎亦由人自爲戰議者謂顔神可城而不可規爲縣蓋以官具則民

匱而險不爲用穆陵之勝是稱四塞閔以稱兵足備它盜桓爲游士奉之車馬國家一統承流載道察民疾苦使者相望疲於奔命置郵如綫作兵防城池關梁驛傳志掩觜寔塗振芓懐里愴焉示睦龍夏以北至于海莊門山之祠奚用牢筴爲哉觀孟嘗君之泫然於雍門周斯逼城而葬者未爲失之逢於何梱心路寢五丈夫見夢梧邱盖已慘于堙微發掘之患矣齊䰟之季寶崇佛老有屹其棲伺我失道作鄉社陵墓寺觀志嬰之知景

公不能用仲尼猶仲尼之知嬰不能使景公用以尼谿天沮不過非人維諸侯享國從治以長大哉制辭寵靈篤叙九合一匡不可繼矣自餘取節槩于吏體士生其間卓稱逹材左司馬伯公中大夫王邑富强之佐盖姑置焉而况崇弟將弟丁惠之功作聖賢封建名臣宦績人物傳相勸以趨義忠臣所難有激而累親孝子之過自公治長受業身通田轅伏鄭代爲大儒源本六經家傳人授終始大聖之篇號爲閎大主父嚴安上書言事

感動人主穰苴孫武至今言兵法者宗焉鍾離葉陽助
王息養程本寄食海濱泯子午載書三百作忠義孝友
儒林文學武功隱逸僑寓傳俠無義則豪輕季次故齊
人而後之言俠者置之狐咺子狄氣足鼓衆士有私伍
同袍之役乃過謂之隱憂務摧剪其豪卒然按籍無怪
其恫疑引避也作卓行傳治不越閭有脫珥之后亦有
雞鳴之夫人非宮嬰兒何爲不朝大國問焉守數精明
倉公可謂近之矣郎生望氣能亦各有所長氣同跡異

各以其極聖哲之變仙釋間出作列女方技仙釋傳均之進德勸一懲二城陽大夫自取杜滅梁丘栢𢈪過而能悛是從末減崔慶之惡失之履霜作外傳倉頡篇起自上世金匱藏於王府惜韶樂無章不得其亂羽翼經術具列傳義君子有道懸之閭食魚乘馬紀有丹書無捄於亡文學天性後之作者彬彬乎幽以明為形怪以常為體精氣相挾假合為物情則然耳君子存之作藝文遺文雜志凡一十有八卷為目四十有三備矣善是

之具於人事盖獨詳焉後之覧者神而明之此秦杜二公之志郡諸君子賢士大夫之相與以有成者也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是為序

廣陵十先生傳序

人才之生雖地氣使然哉曷嘗不繇應運而興者乎應運而興則地氣與會人才相感以勸其成相感以勸其成然後闗之不爲沮挫之不爲變也我世宗肅皇帝以聖文神武治天下者且五十年乃廣陵有先生十人洪

永之際於斯爲盛矣諸公之黙如臯令與王公之訊蕭敬景伯時趙叔鳴之忤逆瑾也朱升之之抹顧開封與蔣子雲之諫南狩也魯公之哅哅於遼左與桑子木之傾於骸骨之疏宗子相之祭楊大僕也所不罹者朱子价一人而已奈何十人而九闗之九挫之乎肅皇帝懲宦者煽亂而制奸臣之命斯運之所由起也余往見歐君矯矯自史才而致意乎作者有鑒裁矣善乎傳所謂廣陵在漢時吳王好文辭而大山小山之作奮自淮南

彬彬哉明興二百年廣陵多文學之士乃今始有宗臣云今勿論其所得即自諸公已力圖復古推轂獻吉景明輩而伯時子雲叔鳴升之亦各以聲藝翺翔李何間矣子相後出相勸而成者乎翩翩孔璋之流也世方病文學之士無吏事登𤰈而守福州者誰與永安之捷與海防二三策豈一語不相合也而況馬政軍餉綏夷導河如儲王以下諸公所至有績者乎故閼之不爲沮挫之不爲變進則謀國家退則著文辭自董生而授經術

之業有如十先生廣陵得以稱文獻之邦矣何應運而興而河套之議卒撓於讒而不得以復國家二百年之疆圉設令子木之奏行而嚴氏者與三尚書並罷豈有併主之禍也豈廣陵地氣微不能與運會而適至是乎傅言儲受知尹恭簡朱納交邊庭實二公皆余里人叔鳴按察副使曾公都御史又皆在山東子俗余同年進士而子相則傅所謂昔者吾友也十人而得其六是傅也以徵文獻則足矣其斯實録云

三韻類押序

辟之車韻者歌詩之輪也失之一語遂玷成篇有所不行職此其故蓋古者字少寧假借必諧聲韻無弗雅者書不同文俚始亂雅不知古字旣已足用患不博古耳博則吾能徵之矣今之作者限於其學之所不精苟而之俚焉屈於其才之所不健掉而之險焉而雅道遂病然險可使安而俚常累雅則用之者有善不善也聊用布親串孰與風物自淒緊雲霞肅川漲孰與金壺啓夕

淪據薛君所爲累押字不見經傳者屬俚見經傳而僻若不可單舉者屬險凡以復雅道而除裁俚字復古之一事此其志也未可以在諸生門而易之矣

選唐詩序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横有之太白縱横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絶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

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頗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衆隤焉自放矣作者自苦亦惟天實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兹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此

比玉集序

夫詩言志也士有不得其志而言之者俟知已於後也卞和氏奚泣哉悲夫楚如是其大三獻如是其數而舉天下之器題之以石也又何難焉魏之田父始疑之而

卒怪之棄之惟恐其不遠乎是猶已置之廡下怖其明照一室耳宋人何見而襲礫於篋五都自饗及笑於周客蔵之益固簪奚别焉即有明照一室畜之弗利其家矣乃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寧抵於櫝中詩之為教言之者無罪而匹夫以賈害則焉用此君子服之烏在其禦不祥也何子感懐瑾握瑜自令放為乃有季朗於席上手詘然抱不遇之感三復喜起之章響中鳴球有卷者阿矢音特達扼腕小雅孟子之論離騷纍臣之誼

交合互映異采同符無倡不酬有投必報以相為知已以快於當年是集之所由作也豈其無因而至前治德結好而冒不屬之患以僕夫怪而棄之者必不然矣是集也其瑟若者其理勝也其熀若者其字勝也二君子固在焉談者為價側而視之有厚倍者則精氣之致壯云爾是相詩之道乎

蒲圻黄生詩集序

余觀黄生所為詩其困於賢良文學自傷不遇而不得

其説而將以逸民遺老自解於斯世而非其所安而遂取裁於宗工鉅匠以有事其間而欲之者乎何辭之屢遷而氣變也拙或合之工或離之微不容髮其失豈竢其著哉故里巷之謡非縁經術拾隱之篇無涉玄旨義各於其所至是詩之爲敎也魏順甫曰生嘗以所爲詩者屬余歸而求之則既已削所爲諸生時藁矣乃十餘年又以屬余歸而求之又削其藁以就今所爲詩也然則順甫使之有所不得有所不安也有所不得有所不

安而後有以欲之是爲詩之教也故經術所以立雅而動不能不趨於風玄吉所以養恬而發不能不趨於後斯生之辭屢遷而氣變者邪君子曰惟其有之是以仰之即令生百不得百不安而非其所欲於順甫而有今所爲詩乎哉盖自屈宋之相師友而楚人爲詩由來遠矣獨異夫栖栖不遇而徘徊以自解以求所欲焉是爲可以怨而猶之楚人之聲而已

按察李公恩榮永慕録序

公生十一年而太孺人卒踰二年而贈中書君卒卒後若干年而公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改監察御史擢今官矣猶日僾焉如贈君太孺人者之有所欲之而未能即命也贈君太孺人者已矣何以猶君有所欲而未能即命也人情十三故父母則猶若始免于懷雖猶若始免于懷而視成人爲已近精氣鼓舞不可適以變著於愛斯愛著於悲斯悲矣襁褓而狎膝下曰父母是常一旦自顧首如顧其父母𡘜如顧其榱棟几筵宴如也顧之

終鮮兄弟無以圖先德而語世美顧之今不可為而前不可知也其事異矣喘息之所不至而瞻依至焉瞻依之所不至而感通至焉以喘息則響絶以瞻依則形絶以感通則勢絶其類異矣非復襁褓而狎膝下曰父母是常者此精氣鼓舞而適變之始公所由一著于悲而情不能以時遷者也是故終日言不遺巳之憂以憂父母終日行不遺巳之患以患父母則顧而言則顧而行矣公徃按山東河南時僾然如父母見乎其位者思得

賢也朝而必有薦疏愾然如聞父母之聲者思得宪也朝而必有白狀所罷監司太守某以下若干人所奏逮論殺某若干人無不踟躕躑躅若即命於父母者顧之諦於生也顧之諦於生致顧之斯生矣是無是形而託儼然於堂上者是不需菽水而朝夕承歡者也夫精氣善應一著于悲斯悲是永慕之義矣人情幼不及見父母可欺以非其父母此無他俙得之也老而喪父母不可奈何廢而任之於父母此無他俙失之也襁褓而狎

膝下生十三年曰父母是常安所不得安所不失哉霜露既降悽愴履之非其寒之謂也身被國恩而與有榮施乃自顧猶苴如顧其父母猶窜如顧其榱棟几筵猶宴如也由是乃有重被國恩而若無與於榮施者是曾參所不願於椎牛季路有枯魚之歎也公再秉憲異臺同風余遠而望之湫然清静知其爲七尺之孤切而私之言行無懼于憂患知其著於悲悲而顧之致生也其在于公則言行成而容不知而録之所由以名永慕者乎

是為序

送右都御史周公出掌南院序

在漢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九卿高第者拜之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至貴倨也國家建官分職以六卿治相事而左右都御史之設視漢御史大夫無改焉無論其大者六卿共理天下吾得以紀綱其閒使斟酌元氣不至災沴陰陽愆伏之變不躬自六卿所治而實與其成功意攝於朝堂之上而郡縣吏莫能欺罔其次者

即所爲侍御之幸也其爲侍御固皆養抗直於憤激出論議於諫諍以眈視百寮斥逐宮邪而指其佞諤諤焉權勢之所摧靡若難乎爲其上此有素重臣厭其心而後不可爲重者也豈猶以謂刀筆之吏臣執之如曩時易與哉其在南都爲猶外也日夜思入就列以近天子耿光而安其位則有不傷其左右之慮而諸侍御又以情跡疏逖寡所援附輕其優惡之心據職言事無人乎王側不覲望人主則忘其忌諱或太鋭意不無有害忠

厚之氣和平之體此又可率以意而不可以辭者也今夫王伯安之賢於祖宗以來可不謂功臣哉其在濠庶人之亂與所前後撻制諸蠻夷至今威行楚廣間而社稷有其利得賜爵爲新建伯天下所謂稱於施報之務也大難方折而削奪隨之使抱不賞之懼何以勸人臣見危授命乎當是時也敢陳力大義以救之用兵科給事中犯上怒謫判太倉州者非先生乎余猶及聞朝士大夫之言先生之名得伯安而益高至今直聲動天下

也已復入爲少司寇又自言廣中事與伯安所以即工
有苗時異矣象刑惟明先生盖深念焉先生今以都御
史居南都何如哉踰河而恃舟楫不若聞震而喪匕鬯
何則聲所及者大而有形者可玩也聖天子方明肅紀
綱而朝廷多法家拂士即有慆淫匪彝之臣欲爲不善
雖能欺謾飾避幸衆人眠不識已於此然不能不畏吾
議其後於彼而斂手屏氣顧忌不爲也於此不愈重邪
先生盖歷踰閫廣治人有効其法律在司寇有餘經術

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所謂身無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稱公實之臣者也是行也聲所及者爲大哉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今天下御史中丞自臺中出開府者無慮數十所矣越在四境非東事倭即南絓越其不事倭絓於越者宗人大藩仰給縣官横不可治不則盜賊亡賴依阻山澤弄兵自喜不則挾持左道動揺衆心不知所爲叱視之胡若越未亂而有其形矣而公方且督淮揚以比四部刺

史大司空水部七使者行治河則天子璧馬寘式靈之瀕河吏卒無伐買薪石之費大興人徒之勞由淮揚以北數千里漕具如故江南數十郡之芻粟日銜艫而至也不東事倭而南絓越無宗人大藩仰給之擾盜賊弄兵之憂左道動揺不知所爲之慮歲漕且拱手遷去矣無已而欲有所爲則有餘以浸漑上潰其防令百姓引水饗其利不可也使數千里多就渠用注填閼之水漑澤鹵之地自疏水力雖使爲沃野猶之陸漕不可也使

民熒牧其棄地而聽其所爲自弛其禁瀦而不洩則曲障川以逆水勢雖有少府稍入不可也三者以利民然且不可公雖不拱手遷去不能矣余入關中蓋聞公嘗分梟潼水上備它盜得商洛山巨寇黄守矩者數十人格殺之及見公坐計陜以西縁邊四大中丞幕府軍士事胡者歲數百萬轉相餉也是年敵大入上郡以軍士食給亡所掠去又及見公與右史大梁李君計宗人在朝那占種民田不爲輸租縣官者殆萬頃議請上以其

所不輸租筭如祿使自入因著爲籍得田萬頃云此以事胡越而塡撫宗藩虞盜賊不知所爲者之變何不可者而以公督治河固以爲自臺中出開府者猶之有人哉唯是天子作新明堂而治明年春屬受計之期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盖執玉帛者萬國焉掄材使者乘傳出西南夷得因巴蜀吏幣物致其君長而喻以天子德意使下所伐材木杉柟豫章欝結輪囷長者竟數畒大者蔽兕象其液如凝膏其理如戛石椐椐殭殭由瞿唐

而望荆門蕩若垂天之雲被江流而下也明堂工師操繩墨而南望天子日夜思咏斯干之雅誠下詔切責掄材使者公豈可謂非吾所敢知由淮揚以北數千里秋水豈多有所休息於汙澤令可導爲漕者乎游波有晧旰而離常流者乎隄防有潰寫不厚蓄者乎何以令水力相積負大而不膠使杉柟豫章猶之杭葦者乎四部刺史司空七使者奉職行水以爲非公不可爾公豈能爲先尚書禮奉使馬湖時杉柟自行公所能爲者有河

可行杉楠而已是又非公可拱手遷去時也

送大衆羅公虞臣之山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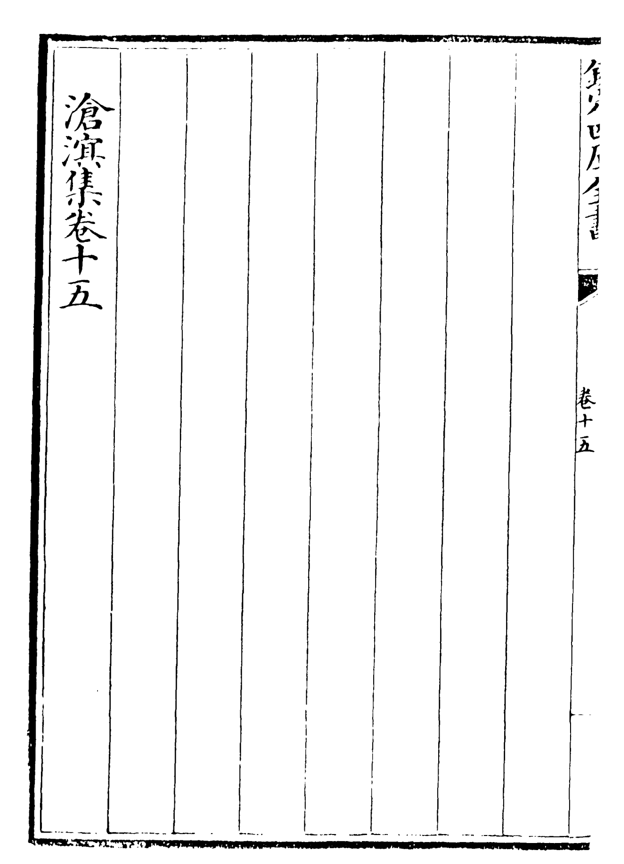
蓋余旣補順德太守至則公為大名理官矣邢魏諸郡交轍比肩有事二臺不啻兄弟蓋三年公率受署往視順德太守治狀未嘗不如大名太守治狀也蓋曰與其發擿中員程傷大體寧使伏於長者之誼取自致耳是時也眞定大名廣平皆得公以先後之而薦書歲下某亦卒用遷去則趙子都所歎誠令當漢兼治二輔直差

易耳不然視治順德狀如治大名哉公由是亦以卓異聞世宗皇帝名爲大宗伯諸郎尋改諸郎大冢宰余方病免歸自三秦也又三年今大司空朱公以山東都御史遷去謂余編在四境乃度父老而辱薦書焉其後都御史若御史諸公在山東者薦書以爲常蓋數年今上改元大舉士于廷也余遂起家按察浙中蓋猶尚以朱公朱公重臣也往視朱公然後知公實託不佞於朱公推轂自此始顧不佞治狀無聞業已自廢公在冢宰秉

銓受計蓋又數年閱人徧天下凡老成之謀王斷國宿儒之昭曠遠擥循吏之奇節雅行陳力就列輩出門下方以媮妖余之治狀無聞公所習焉業巳自廢得以爲解何拳拳乎舍彼取此而託以其所未效姑試爲之者乎是時也公自小宰上中大夫報績諸御史大夫府賛諸不名與御史大夫廷爭之䟽從令甲之舊而卒得天下稱古遺直豈其然乎輩出門下者紛然其末巳而不以自媮妖乃不佞硜硜自好引病以免閭門高枕爲智

者首手勸一諷百又豈謂贊謁不名與未嘗至偃之室類也而私之乎然而果哉末之難矣公弱冠以二戴氏禮舉進士高第爲郡理官即長者之誼自命顧冢宰諸郎須滿遷去於九卿猶掇之耳奈何御史大夫執憲轂下乃與抗而廷爭必欲得請以犯其所必怙而不復恤成寵凡有以自見焉不敢猗違自謾也由太常出按察旋復醞藉自養持臬如長者不數月山東都御史又輒以卓異聞唯變所適豈爲介帶内外哉逆順之際賢者

難之余見公精神折衝其本疆矣發擿以理斯黷者飾避之矣即余觀之長者之誼取自致又終託焉而私之凡不失其爲故也既余以憂免公又以山西參政輙遷去悠然若將旦夕懈嫚而負之者公之遇余功意俱美哉因爲紀列以識不忘如此若乃山西三晉地董安于尹鐸之烈存焉公方督諸道轉餉吏實邊爲天子一方保障經術有之非二子所敢望者云



滄溟集卷十五

滄溟集卷十六

明 李攀龍 撰

序

送大司空朱公新河成應名還朝序

先是河塞新集而南流以阻再塞龎家屯而全河北徙矣運道無所出縣官仰東南粟歲數百萬不得從漕上蓋中外汹汹焉是時公方從少冢宰遷大司寇之南都也先帝輒爲止之改守令官屬使治河矣公至行河則

奏言新河事而明年新河成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入舊河至境山五十里而運道復出江南粟數百萬更得從漕上亡何有為上言治三河口亡狀者疑不與公新河也以為河所從来建瓴萬里并挾百川湍悍欲暴泄之甚秦溝一川兼受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則溢而東耳長隄一潰運道沙淤不餍不止抵極而反西南泛沛與魚臺苦為壑無已時幸故道滅未久可求又其處易浚不如從上原開支河於以分流殺水力助大河泄暴

水備非常佐借河便新河三難不可為也公既得議以水之利害河誠欲暴泄之甚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淤所為即出自徐州南而二洪又且生慶忌今幸出秦溝秦溝適直境山南五里則是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唯是為務他可次第舉者秦溝雖兼受數河之任猶為東隘之而益其疾也河流疾則能自刮除東隘之則後推前以致于二洪勢不踰淮放海而不已暴泄何患焉夏秋水猥盛雖時潰而東北沙淤游落泛

淺力微視其自索抵極而反亦在新河西隄外昭陽湖受之以休息若所謂勿與水爭者獨何言為壑今所欲開支河在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凡二百五十餘里須創作深廣若干丈即有河形如郭貫樓至龍溝滅未久稱易浚又盡沙淤先臣有言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河之所舍寧能強之即求得故道又何以異未復之前而移魚沛之害還蕭碭也兩河皆赤子奈何傷昏墊之懷地出水上雖隆之天力可從施誰能築虛

倡予和女而欲自託於水也無巳則横隄抵之使舍曠而就隘以廹阸其性不可矣且安得數十里成堤舉以置其間由華而東而入秦溝而河自道也以覸水勢跳出沙土欲居之久矣不如因之以合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俾得併力下流以事秦溝而增畢倍薄兼事西隄重為魚沛之防如是則上不傷天子昏墊之懐而江南粟常得從新河漕上矣及上報可而西隄亦成是役也因高為深黄流辟之汙渠交委而

本水自足其著者在新河某曰國家運道業以與河相直矣河獨非水哉善用河者因而利之耳出秦溝直境山以致于二洪踰淮放海豈一日乎而忘東南秦溝既導濁河數倍下流已濶無復壅理即溢而東北湖休息之東以長隄新河自足是為不治而已得其大計定焉而他可次第舉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其智焉匪天作之圖而必欲復國家二百年之運道業以與河相直而倖必爭之利以嘗不可並行之害貽非嘗憂必不然矣

河入秦溝者什九而馬家橋西隄復成均之引水出小浮橋而秦溝去橋止三十餘里運道已便斯麗家屯所不必開先是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道又徑易漕度可省十日上介有河形土不疏惡勢又可因為沙薛兩河力又可陂澤之而効節宣大臣之於國家見謂利害私竊念之猶曰天作之漕不然奉詔使行河費不訾作亡益而無尺寸功偷得不憚勞任事之名且為新河中廢地以徼人主見謂識微慮遠備非常者而苟無後咎餘

責雖踵興大役復故道何不可者然而國家大命利害懸絶大臣舉事當為後法善乎開新河不盡棄舊河引安流不盡排黃流之為言乎所謂善用河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嫌固自持議與衆破壞深論便宜相難極也茍得其大彊直自用安所恤哉今且入見上言水之利害與所以治河狀報敬承之績以賛乂安圖永賴勿但曰先帝式靈之而已是役也榭綏貞作有若都御史姜公臨飭藝畧有若監察御史羅公共濟底平而與議利

害天子所嘗報可者乃命某以備論之如此云

送中丞陳公撫塡河西序

中丞中河西四部而立幕府治張掖焉東起武威而西出敦煌玉門關數千里北邊匈奴西控諸番而南制湟中羌非若他中丞得一意備胡者矣今年春匈奴出武威度河入寇隴西郡踰湟水擊諸羌掠申冲豪二部人畜去尋復牧西江上與諸羌爭水草之利欲候便擊之何可以哉自漢表河曲而列四郡斷匈奴右臂令隔絶

與羌通路今湟中羌羈縻內屬顧又且患苦胡而至占牧西海上出入其國旁不去則諸羌何以賴我而以為中丞威重也日哈密諸番數萬又稱兵欲窺敦煌酒泉間假令國家怒而追哈密已事往正其罪一旦開關延諸番名王貴人使前受言則有若匈奴在青海上為內應又何以待之中丞自在西曹時望見虜都城下扼腕朝廷無禽敵之士請上大閱六師不報余既已壯之也屬且督四道守臣使分護河西一太僕治外廏之政得

以幕府西制殊域即令驅其軍吏發四郡騎士為天子揚推亡固存之威刺土魯番之三巃哈密者傳首詣北闕下而勒功昆山之仄豈為難哉今天下厭亂朝廷方滅倭而後朝食敵又頻年出雲中上谷公卿議留上郡朔方入衛兵使者又出上郡朔方閒幕它敢戰之士而市西北駿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補邊狀與計對中丞即欲事萬里外吾恐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必且以為無故勤四郡兵生釁外國即詔書問中

丞甚苦暴露獨不計令德柔遠因循舊貫與民休息孰與此也微中丞誰不樂此者中丞而得讓何以自解也然則陳子公之功沒齒不可復見矣優游河曲終更亟還而取卿相不已足以復給事中之𨇾哉他中丞得一意備匈奴何如中丞今得以羌備匈奴也匈奴欲與羌合者非一世矣其計常幸羌有中國之急先赴以堅其約然今觀望卑禾海上不即為寇者則猶私心不能忘恐中丞兵至而諸羌背之也中丞誠以為羌小夷即小

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集者釋而不問閒與匈奴
解仇結約者再以此擁護大豪使卒歸義我勿輕治兵
湟中使匈奴得施德於羌而羌得以負匈奴之助然後
以金符之利制其命而虗其外廄豈不並制羌虜之道
也羌十三種故皆有大豪保南山湟中視城郭國久矣
豈其不度而損所恃以生之利於中國以託於自疑不
堅之匈奴棄妻子於他種中以與中國為難必不然矣
夷狄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耳

若謂卑禾海上安得有匈奴今安得從枕席上度敵也則以責之四郡不築遮敵障者徒令障候長吏多出卒若取庸獵獸以皮毛為旃罽日操量課杞采山理石爲觥自罷其力而為實効何益哉匈奴雖在西海上羌能間得其降者時時以諜來受事中丞斥所欲至伏所必入使敵以諜洩自失而與國為累則羌為之障矣此謂以羌備匈奴者也

送王元美序

以余觀於文章國朝作者無慮數十家稱於世即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晉江毘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户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修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邱明所載為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敘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後生學士乃唯衆耳是寄至不能自發一識浮沈藝苑真偽相含遂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已此何異塗之群瞽取道一夫則相與

拍肩隨之纍纍載路稱踣𨄔則皆橋足不下稱汙邪則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予語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世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説不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復以易曉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竊譽不自知其非及見能為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於時制徒敝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所用之又二三君子家傳户誦則一人又何難焉誠使元美與二三君子者比名量譽誠不能以

一人一旦遽奪其終身之見而輒勝天下風靡之士文章之道童習白紛乃欲一朝使舍所學而從我日暮途遠且彼奚肯苦其心志於不可必致者乎夜蟲傳火不疑於日非虛語也先是濮陽李先芳亟爲元美道余及元美見余時則稠人廣坐之中而已心知其爲余稍益近之即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今之作者論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爲已且余結髮而屬辭比事今乃得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與左氏司

馬千載而比肩生豈有意哉葢五年於此少年多時時言余元美不問也曰世貞奈何乃從諸賢大夫知李生乎自是之後少年乃顧愈益知余齊魯之閒其於文學雖天性然秦漢以來素業散失即關洛諸世家亦皆漸由培植竢諸王者故五百年一名世出猶爲多也吳越𨻶兵火詩書藏於闤闠即後生學士無不操染竽濫不可區别趍乘而上是爲難爾故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乎

贈王元美按察青州諸郡序

元美所為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則貴人側目矣亡何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諸郡居十月而竣事且入致命于天子乃遷按察副使奉璽書治青州部兵事焉攀龍曰青州故四塞國也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者乎臨淄之途豈猶無不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乎有之然利不在上也管夷吾用齊而罷士無伍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

爲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斯禦戎翟衛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鞭箠使矣今其民見以爲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然暴子弟亡賴少年爾不采金於山即煮鹽于海矣輕扞厲禁恣睢辟倪往往内交亡命傾身爲急仇家不解白刃以視與其逮於法也不如聽於豪是大亂之形日具而有司者所不知即爲有司者所知徼欲持其隂事吾恐其發在左右之後也由是中猾以下猶姑逋逃佯以示

遯殺有司之怒而其大者不挾衆負固即自詣臺對有司者不問矣有司者問之奈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今年一長吏明年一長吏又奈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三尋之矛唯敵是求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卻如曳風雨其榑柲如組亦如棹蛸其盤鋒如輪亦如積環堵牆而進矢疾不得加劍銛不得接不竢尺符捷於烽火三尋之矛若鄧林矣然則今日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者豪為政也縣官豈有賴與

王于興師則占籍自偷不著同袍之義有司者一一治賦即又狡憒而起坐索輜重裹糧于稟人歲不饜百緍高秋徵戍攫市以行漁陽之野何多韎韋之跗注君子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構傅以章幟寢處其間釋氷而游爰喪其馬不知玁狁受脤天子之鐘鼓寔式靈之汝何多之有柞浦之役有君子六千人島夷偽遁委以禦貨覆者三千人矣有司者初亦唯以汝為功又不佞以勸縣官而怯於公戰即有豪實慝且憎以慚我有司我有

司豈顧有問也語曰虧之若月靡之若熱元美若能使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而又無采金于山煮鹽于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與有若是采金于山煮鹽于海也尚將使其為善乎鄉也無以異為善乎家以為罷士伍而輕扞厲禁恣睢辟倪豪大者其未可遽問也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復若曰為勞幾何而歲且繇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暴子弟亡賴少年登瑯琊之邱北嚮而歎也其

若徽戍以勤天子何何以春秋高枕自媮快也夾谷之會魯行相事者誰哉元美其才一日可鞭笞使青州矣何可使冠令也不然元美狃喜自用焉某安能知之某所以知者元美有績以聞執諸貴人繫不食夫我者爾

送河南按察副使王公元美自大名之任浙江

左叅政序

始河南之按察大名者大名廣平二郡耳自某之為順德猶往謁山西之按察真定者于獲鹿踰年盖茅公始

得并按察順德凡三郡云余後往謁茅公大名習知大名故重鎮又并順德順德西距太原諸鄙為畿内地設守障吏于境上按察部之秋三月臨勅順德以為常矣嘉靖丙辰公既領治獄使者渡滹沱緣太行乃從某三日而讞順德又五日而讞廣平又十日而讞大名既告竣役余乃從公大名命盧楠攜謝榛交相勞也曰不佞世貞視治獄三郡掌上耳明年公出按察青州凡三年則城頽神而收大猾徐氏令采金煮海諸亡命不逞之

徙由是解罷先帝賜璽書焉余旣歸自關中問公之所以按察青州者狀曰不佞世貞視按察青州猶治獄三郡耳青州於濟南雞犬相聞也至今誦之較如四境父老永懷紀載史乘蹟用不朽尋以家難乃自劾去屏居者且十年今上大服搜天下失職之士乃南諫議諸君疏薦之公遂與介弟敬美並起岑君旣領紹興往謁余曰始某之成爲疏薦者公與元美計所為主者榮施也蓋是時不佞已為諫議諸君疏薦之起補浙江轉參政

部浙以西矣實儀封張君所為至余往謁張君張君又謂非不知元美欲道南諸君榮施也公起補大名讓不就者再而不得請之大名又移欲中罷者再而不得請凡按察大名四月而余轉河南按察使公遂代余為令官云明年公往謁余濟南余又問所以按察大名者狀曰不佞世貞視按察大名猶青州耳獨未知可以按察大名者治浙以西也不可乎余既轉叅政以皇太子冊立入賀未之部而殷君從省中攝之即浙以西三郡如

掌上凡為中丞臺御史臺疏薦之者三而特疏薦之者二以按察大名治浙以西何不可也余未之部而聞諸省中浙以西三郡郡多豪俗怙而喜殖故不悛以嘗試吏顧其吏足以彈壓之則無敢輒動者元美在大名四月而州縣之以墨去者三之一其風裁慷慨數為按察益鮮中丞臺御史臺疏薦之者三而特疏薦之者二語多與岑君合至推其文學經術不置而剖擊如是者以信乎上深矣治浙以西何不可也公弱冠以才雄搢紳

閭所莅稱秉憲之臣又蔚然爲辭宗二十餘年于此衆方見憚乃起而輒信乎上以無掣肘言行事何不可也余以入賀來之部無以道公者然其間父老之談文學者葢數輩欲一相周旋未能也獨今之嚮意元美必舉不佞以爲藉願公與周旋焉使父老由元美知某以此遺公矣不佞所以徘徊順德者既得於公而稱使河南猶及附如貫之誼卒假大名爲重其代淅以西也又將圖余所欲効而未逮者使於父老有餘狀斯又公所遺

某者矣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漢所謂良二千石者政平訟理庶民忘歎息愁恨之心也即黄次翁爲頴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上意而寛和爲名龔少卿爲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將安之也而已各稱天下治行第一矣乃今良二千石猶難之每坐以為不可及何哉豈無智能用非其數耳方且從旁謂我二三兄弟文辭相矜不達於政雖摛藻如春

華何益於殿最世務狙㹊所居廢亂安在其以經術潤
飾吏事也超然自以為一輩而幸我之敗以甘心則何
用我二三兄弟為矣往者元美以璽書按察青州諸軍
事所部亡命采山煮海之徒長矛距踊之士翕然解散
使有司無復沈命生累之憂子相叅議閩中身在圍城
談笑却虜因計偕博士弟子員條上禦倭策宰相至讀
不能置即有謁閩中諸軍事者未嘗不曰此策具是矣
明卿三黜在去就之間所居稱平似潔似辱我二三兄

弟豈為不効哉毋論君子自好視人太輕始責務盡卒抵以圄而務不相能即上之臺中省中若建藩陳臬諸執事下之丞尉功曹若縣令長無不相待以為治而相適以有成此霸所以毋失賢者意而遂願得一切便宜從事也今之良二千石有則不近利害視勢取附巧為繫援使游聲譽無米鹽之功而竊高第之賞不則惛惛無辯吏緣為姦乏提衡之術而病神明之稱上陵之不悛下嘗之不報有則迂闊聖化鹵莽勸課欲治之急還

復廢亂危加之愀焉輕省之藐焉過聽偏眤躁不自持雖有喜功趨事之心而無從善闕疑之度不則牽於猜忌馭於嫌疑佯示其求諫之迹而惟恐聽之則彼因以藉資微見其親仁之名而惟恐眤之則彼因以賣重若存若亡使長者自沮而利其疏似禮似倨使故舊自遺而坐之怨不知一人聽而萬夫緘口智者不敢也非所眤而姑受其任義者不為也极綸錯餌迎而吸之不可以得魴而長者遠矣因緣其意而與其私猶之暴不公

之心於國人也而故僅駭矣然則有所陳對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非無智能用非其數而節度淺深適至是而止因坐以二字為不可及耳今由王生所教戒觀之文辭豈可少乎次翁爲吏自喜即經術亡益安用從獄中受書矣子與今爲汝南何異汀州時文辭經術誠亡當於今之君子然業已爲之我二三兄弟所恃以厭人之幸我者在是而何可使人更謂子與曰太守甚苦書策稠濁吏事旁午經術文辭一切無恙乎子與既無是

四者用非其數而又有以厭人之幸我豈爲不劾哉余猶識在鉅鹿時子與與元美輒責治鉅鹿狀曰無以國人慮同舍也子相謂余即上績書考功乃鉅鹿太守以殿聞我何以私故人明卿亦謂假令朝廷雜問上計吏爾條對失上意在後叩頭謝我以給事中臨飭左右又何忍見爾於此鉅鹿鐖輔也余才出子與下甚遠即無是二三兄弟左提右挈子與何患焉余既上計子與與元美輩數過勞我何爲也行治獄使者與明卿信宿我

境上何爲也元美繼至一日致讌三日致飲曰太守何得囹圄如此此子與所知又何爲也凡以退而考察所行不欲有名實不相應且今豈敢言報子與亦謂子與有意於二三兄弟者如此矣

送宗子相序

王元美嘗與余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騏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爲也久之梁生往南海徐子與請金陵不調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乃子相

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所有不爲也子相蓋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檮杌知言哉所論萬古一時者矣方吾之屬類比事結撰至思時也倐來忽失經營於將迎之間既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語猶且不能自已也而遑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賡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廷即其次朝不坐燕不與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

得於我而況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嘆永歌手舞足蹈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喻於同心其有不反三隅則屏息辟之耳既以強人人愈厭既以信人人愈疑其心以為與其以不吾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輒得聞焉是則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是旦暮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

比肩而至也何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於好名之嫌則雖陸沈下僚亦餘此不朽之心獨奈何非義而冀幸不可竢之富貴以心術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游大人以成名也詩可以怨一有嗟嘆即有永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者詩也子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為乎向吳舍人亦為余言子相於是也不然以子相之才在吏部何憂不即至卿

相而委蛇若是即世俗之見以竭才窮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不窮一日之力謬爲詩以竊取譽不知者受欺而與稱列至爲稍黠者所窺遂太過矯失不復區别真僞槩天下賢者於是而子相不免於疑則有之爾然豈詩之罪哉直其去也人皆知子相有所不爲矣可以無去也其尚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

送袁履善郎中讞獄廣西序

天子既誅丁大司馬而下王職方獄也百官當秋論報則職方逮詰闕下簿責不服矣按事者為奏移章司寇吏將覆劾之時天下傷悼元元肝腦塗地而痛謀國之臣即有嚴威赫怒人何得測馬履善盖嘗仰屋嘆曰昔者鄧公言鼂錯於漢景帝謂錯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為陛下不取也而帝復謂吾亦恨之可謂愛君哉夫北敵虔劉我人民大司馬悖愕自失至不敢出一騎他帥提重兵自鎮來復堅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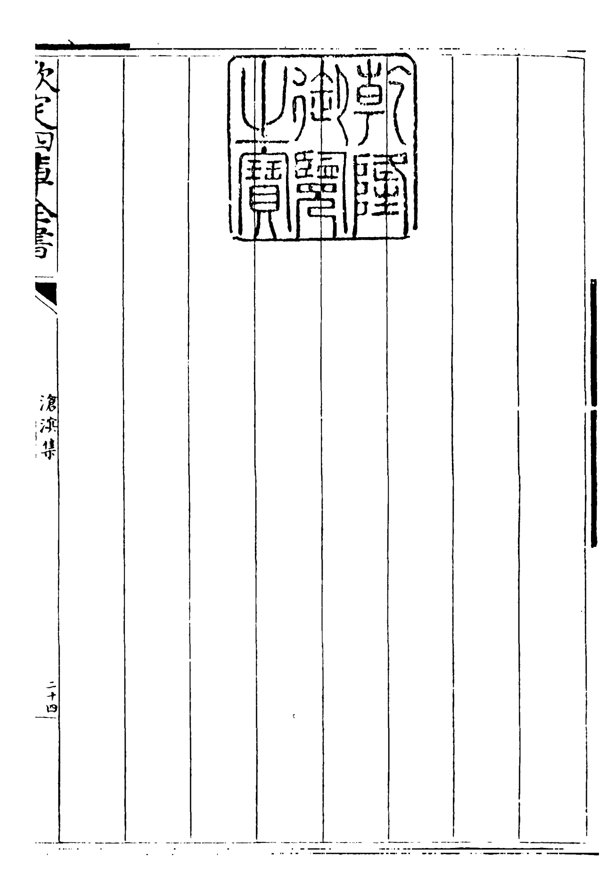
覲望未甞發鏃矢何可不駢首戮也職方則微二重臣已足對天下怨心即使又誅一職方是匈奴旣大爲職虐偃蹇肆志而去而朝廷復以其遺毒及吾臣子使相慶得計謂因疆塲之政自屠執事之臣受為匈奴報怨名天子仁聖愛畿内百姓甚于一大司馬而惡匈奴懐詐内侵甚於二三執事之臣衆何憒憒無鄧公之見也即前職方訊章所麗大辟法又非我所輒取何不可以成案委顩人臣將順天子德意揚主之明傾身爲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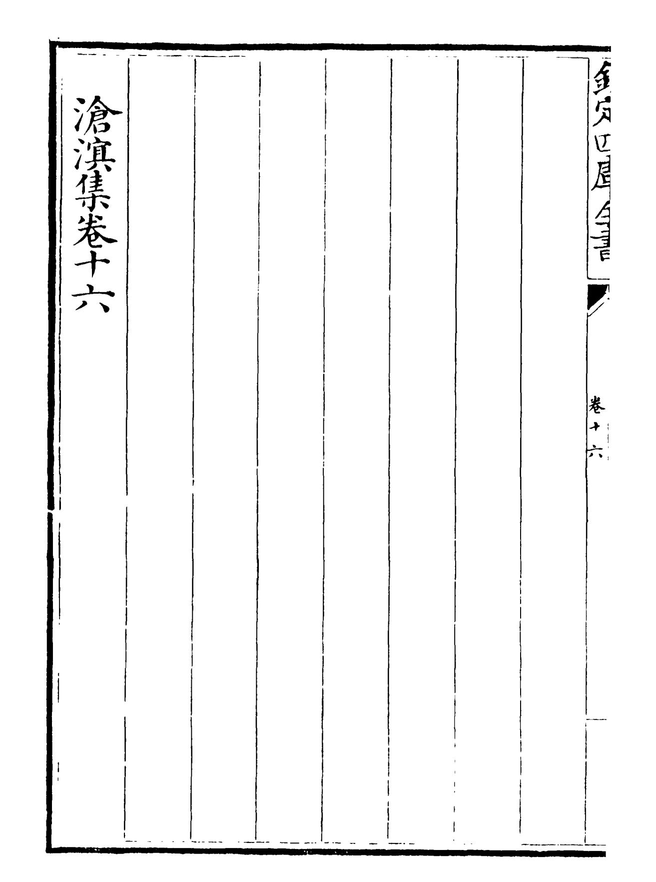
欲阿邑辟恚爾余聞大司馬訑訑不受人言北敵薄城下時職方數為請戰不許也先是職方移檄諸道乘障吏及時伺北敵出沒奏凡數十章又甚備於法得讞奏矣履善非不親見大司馬受鉞縣首槀街三司使議獄少緩行笞於庭法吏固人人危使余至今病悸也職方必無幸矣一朝覆劾從末減以冒天子黨惡之怒而爲無益不批鱗者哉履善素少年是舉也即宰相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吐餔出見焉一日而名重公卿閒矣夫

廣西不猶漢百粤地哉昔王然于風諭滇王入朝而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令思田疆宗岑氏為大詳爲内屬而羈縻自觧斯同負固矣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下灕水桂林群無害也今苗夷阻兵府江寇竊荔浦等郡矣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牱江黔鬱之間雖蒼梧秦王助逆呂嘉何至大藤峽蠻剽戾如近時其在海濵西南夷譯者稱貢來往往僄人于貨使沈沙棲陸之珍紫貝翠羽之玩不得呈表瓌麗以雕被宫

幄而實幨火毳馴禽封獸之賦不軨積於內府有司者治之按劍相眄則憑依深峭中原兵往援復以下潦上霧毒氣蒸浥輜重阻絕亏淰鋌澁不可久居故聲教或難之也即縣道官督大奸滑過嚴以爲起釁生事往往中罷長其不逞之心檄名酋豪使出爲戰則枕藉城野又皆中國遷民流移亡命驅之鋒刃而不甚惜彼雖侏離蠢獷然其視利害禍福明矣我禦人于貨而譯者赭衣我日尋干戈而敵人受覆師之罪彼見髡鉗載道非

其族類又安能不私相撫掌揶揄笑中國愚也當使者五歲讞獄欺彼豈亦不惴惴恐冤者得直而吾禦人于貨日尋干戈將論報反逮也乃使者怠於爰書不折片言否則又以夷狄國重事不欲輕變遂令繫者由我遂不復望生時不恤矣何以大畏荒裔之志而制其命哉蠻夷猾夏咎繇是聽中猾小章何以稱淑問哉履善論囚織中時為越石父於黎陽盧生也嘗受其所上獄中書盖余已異之又爲言廣中事多類王職方矣


乾隆御覽之寶


滄溟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滄溟集卷十七

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遹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陳振興

滄溟集卷十七

明 李攀龍 撰

序

送萬郎中章甫讞獄湖廣序

在大司寇官屬余與章甫爲同舍郎旦夕從事舍中也今歲天下大讞獄乃章甫得報之楚中則謂余曰子以吾聽訟猶人哉即數年於舍中君所知也一切造對按簿責之見法輒取奏成於手中。視其人與情不甚相遠

也楚俗良獄赭衣載道而牿拲盈犴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鞫者非一吏繫者非一日衆人所謂無罪者牽於文致不可得反所謂有罪者則其辭又不與罪蒙不徒受賕吏撓法舞文人有智愚即文有害辭微意遂隱雖咎繇聽之上覩下獲有不可信者矣縣道官重成案不欲覆劾且數代去人情寃久不得直則不復樂生自號呼其寃則上以爲犯巳而又被近刑彼知無益于生而且被近刑也後有心知其寃揹道以明之

者且以身無見膚庭有尺箠亦彷徨瞿顧不出一語自救也此豈不兇鉗戮囚甚危也豈自愛傷生乎其心以爲是固亦將謂一成而不可變當無異於它吏者云爾此猶百不有一然已足以損吾照覆之明傷吾見牛之仁而況大猾元憝一朝殺人則亡命莫索株連蔓及坐罪無辜然後從旁圖之莫不以禦人之貨售府辜功百金易字千金易辭而或怨家積憤靡於歲月有司姑息久繫憚於論報使其終年造佞一夕訊焉則出焉而投

抵獄文之隙兩造不備肆爲單辭欺玩厚貌其示人辭色且懼且疑詳爲錯愕何可復得恃其五聽之術如初捕時哉若使各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一刀筆吏足矣烏在其爲奉天子德意何能長我王國也夫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縣道官猶得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猶得移中丞臺治獄御史當報之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猶得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而奉宣上恩人命至重也司寇

使者既出則縣道官二千石官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者舉皆往移焉而一切復案當報之奏傅律令得可事於天子梏拲坐觧圜狴立出民以不寃中爱獲致辟雷雨作解元氣鼓盪百物甲坼不亦已婾快勝任乎然有一報不當無論網漏吞舟之魚即無罪者今不得釋則其獄愈益亡觧時後之人愈益自嫵不肯變縣官不復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不復讞中丞臺治獄御史矣寃者縶囹圄苟可以有生孰不引頸從桎縲中日夜

望司寇使者至也我乃各責如舊章又以咨掠定之使無有從出之塗哉且楚自辰沅而南徭峒之亂頻年用兵呰窳偷生而無積聚民散久矣殷王中興奮伐荊楚恒以不僭不濫大監于民今之臣子奉惟天子威靈何可不敬由獄也余唯都下横不可問者莫若親禁軍其在衛尉稱貴重臣即互相援庇而豪猾少年多所縱舍弗法章甫與余得就舍中按之也有父不能字厥子而遽除不殄者乃疾厥子而訟欲殺之會逮則其子自引

罪獄且具猶若不敢深發之章甫自爰書覆劾其父禽獸行論誅也其衛尉盖若有讓焉章甫曰刑弼教自正父子始也及諸中常侍陰託相屬無不危言恐動章甫曰惟官惟來其罪均也可謂不畏彊禦矣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不信乎

送浙江按察使郭公轉右布政使序

不佞既起家補浙江按察副使時則公方以按察使入覲矣中道而有今命則猶以按察使圖事于大冢宰也

屬左方伯汲郡蔡公稱病公獨以按察使涖之聖天子既秉新政始大會諸侯受朝于明堂之位公得列四岳羣牧之首以玉帛率萬國而大廵功焉憲禮正刑以尊天子以聽于大冢宰黜陟郡國差次吏功乃浙江自太守以下若丞尉邑之令長若丞尉諸掾文學不職狀凡七百有奇人輒罷去公條其對與簿合無不名實相應者廪廪乎癋貪貞淫之行以勸四岳群牧令各上覲下獲而報成天子告竣役焉然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

苦以達聖天子德意而無梗於貪淫不職之吏則凡公以按察使圖事于冢宰也不然貪淫不職之吏不以罷去斯益肆於無懲加甚於匪望重民之疾苦何以言陳臬使者而按察爲乎先是公至白叅政則以謂由舊之有佚德而不職之吏輙幸免聖天子方秉新政求共理余曷敢比匪燮蹈積愆也葢廉貪貞淫之行躬自有之矣然後簿省中諸吏而條其得失將以屬上計名實大較應矣又得以使者按察諸吏職不職狀以聽于冢宰

聖天子集維新之命肇有始之治而以著典常是爲所效者大也先是公爲按察副使者蓋十五年凡在陜西者三年假河南副使以行薊遼諸鎮者一年實治河南二年耳間以陜西待調者乃九年余聞公在陜西以莊浪諸衛撫治湟中諸羌則湟中諸羌用也無以異以諸郎屯田雲中時而餽餉飽士馬何所見失論以待調乎又何所見得而兩府之士給事中某若御史某同疏請上假以行薊遼諸鎮乎而遂以治河河南薊遼諸鎮

方坐索大帑聲爲犒募而中賂權貴令士馬有饑色虛糜不貲度無能支旦夕公誠計糧穀芻豪金錢之徵發出入簿責盡石束而無能欺者邊長老猶能言之也即以治河河南猶若無所治得失無所見安識其躬有之哉夙夜圖所得失而自以見調不獲其故謂維昔之諸中丞臺若部御史之劾奏舉刺與上計吏之條得失名實不相應以余八年待調圖至熟矣安能姑息以覆不職之吏使無徵自肆匪望自甚也是蓋公從叅政爲按

察使時度必入覲條省中吏得失簿無不關其手名實人人相應者即枉焉而躬自八年待詢孰與縱焉而不懲之益肆匪望之加甚之害及郡國哉此公之所卒因以獲其故而所效者大也公既告竣役遂代蔡公左轄浙江稱大保釐未期月中丞臺若諸御史臺交章言公卓異于上大抵存大體奉揚新政達上之德意非直守筦鑰謹東南外府而已以方有顯庸不具列乃今按察使漳州蔡公代公而於廉貪貞淫之行躬自有之也因

慕公之於按察使所效者大焉遂授不佞以具列者如此

送魏使君入朝序

昔者漢宣帝以渤海盜賊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也又懲沈命課累之弊意甚憂之選能爲渤海者得龔遂令觀遂之爲渤海自農桑外移書罷逐盜賊吏而盜賊解散民以畜積獄訟止息而已無它異政及入朝帝亦曰君何以治渤海令盜賊不起也盖已深喜其得人而亦

未嘗以他異政望之今天子神靈威武群臣無小大遠邇無弗仰成以効共理日則東郡禦人于貨天子赫然切責疆場諸長吏自二千石以下不能禽制盜賊者意盖獨至即吾終歲南奉倭北奉胡豈少諸執事而寧困於役乎是豈乗閭竊發之時哉以順甫為濟南郡濟南與東郡一彼一此境相接也亡何而陳氏者實倡亂於淄萊之間淄萊濟南嚴邑也順甫言於諸長吏曰某也戍卒窮來歸我不論輸行伍斯置之耳何至使挾廷臣

以賣重恐愒中丞臺以介其權罔上以啗下爲也何乃
懸不可知之功而坐使擁衆以要我輕薄少年業已佩
牛帶犢廢其常產吾而無所用之則激爲非一爲非則
分必法而務肆其不逞不底滅絶而不已萬一不弔使
者督之勤大役興擊之吾恐沈命課累之弊亡時已矣
即吾有所用之方今疆場之臣徧天下不南奔倭北奔
胡無以春秋耀吾甲士曽輕薄少年亡命之徒是恃耶
何以示天子神靈威武而勸守臣乎諸長吏以爲然而

屬順甫先是順甫奉行諸長吏所置伯格長法甚謹用是微知陳氏與淄萊輕薄少年亡命之徒通飲食借交爲姦狀一日召十餘豪勞之曰若等甚苦義不費縣官一錢身裹糧而赴國難吾爲若言於諸長吏盡隷若於尺籍倉卒傳檄將按若而數軍實吾恐愆期之誅不得以農時爲解矣若豈欲之乎豪相視稽首順甫曰庶之閭多苟且就馬而視利害爲去留者有始爲所陷而中快快移德之者有少年失計而卒以爲易與懼其敗連

坐而佯附之者而猶覬食於縣官也及聞順甫義不費縣官一錢而又將隸之籍其情立窮而衆乃解散然後中丞臺得以尺箠相加遺不用一逐捕吏不移一字書而濟南以安濟南以安斯天子赫然切責東郡者而吾敵王之愾於此其以入朝於天子亦將必曰何以治濟南令盜賊不起也甚稱朕意此不亦順甫得以神靈威武所變化而陳對於陛下而稱長者之時乎向使順甫武健自用即一日逐捕瞷氏宗人三百家而犁求其黨

何不可者無亦天子則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而勝之耶順甫何以爲解也居則曰今之君子無大小無不朝夕耿光思媚左右皆若不能一日于外者即使久留內無以效共理而稱上意奈之何一日于外矣而無以制盜賊奉職無狀天子實心輕焉博士雜治不出一語侍中臨飭視人以極何以謂圖天下之事也子有四封而盜賊不詰何以使民農桑畜積而獄訟止息哉是時也一日不能于朝矣故所患無以稱上意而效共理耳

不然何郡之丞若尉歲入賀州縣吏歲上計凡以欲知君父無恙者無已時即所謂閭者闕焉不得聞問亦古之人主繾綣臣子之至情今勿論予與於汝南以罷去自阻即邰武孔棘明卿猶若所謂待罪於郡矣然則順甫之業獨在采菽之卒章矣乎樂只君子天子葵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然後乃今可以觀聖天子神靈威武之大而郡國吏奉職之有人也盛矣哉

送濟南郡丞陳公上績序

公以六年考滿上績行矣郡長老曰公盖兩佐大郡而於濟南者五年云所爲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諸薦疏與書相勞者以十數治行具是矣是將何道必獲乎上何道所居輙効也郡州縣三十即游徼吏更十數輩終歲不能徧陌落何以令皆如其身家至焉者盜起必覺捕必得乎渠展之田瀕于東北煮沸無窮時必以筴市無所積之販者豪歲以一二群輩非必主名逋逃泛爲引逮乃旁規賂免不則以爲捕者輩課捕者輩以其課

自贖爲之贖尋受記出而販者相慶矣公罷一之私賄
什之奈何以易之也亡伍之士不常窟穴即里閈故舊
寧轉送通飲食爲一夕之行終不肯身自爲詰質一坐
株累抵遣而後已以妨本業非便計矣而幕府對簿務
求滿品何以應焉父老皆言他省主輸縣官吏前發藏
其家假道郡西偏諸邑故示封識唯謹者夜乃撲其所
發篋作剽客狀桴鼓號衆以縣官利病脅諸令長償焉
如委背阱幸不於驛良家子不任患苦乃傾産授銜轡

諸猾少年猶之羸敝載路行李往來疲于奔命恐諸令長得以口實也郡請籍于太山歲繇數十萬然役之以祈祥人自爲致耳不可得而賦可得而校乎君子重領之唯利所在猶將潰之防誰敢哉尺箠控之乎日漕河之役徐兖之間作者數十萬人大司空奉天子明命出行河郡興卒操臿受署如期而竣首事以爲它郡望而大工舉矣余曰凡此者公所由以爲治行者也公固以穿窬掎捷抽箕踰備之姦不必問而必令淄萊阻山青

幘白矛之徒伏不敢動為急乎鹽官佐賦計不至虧國使在公者准大率倍蓰之耳必過禁販者斯大商蹛財不踈不行矣法不得而盡也亡伍之士盡里閈亡賴飲食輩滿品上幕府孰與濮陳氏亡命戍卒至挾重臣恫疑諸郡豪少年者捕必得之足以寢成禍彌亂形乎驛車馬不給塗縣車馬為兼驅必令詭以贏敝取逸縣弃廢矣善哉良家子人自當御挾銜轡習患苦寧出納無時不顧為諸猾少年斗酒費也以藉于大山辟之大官

饔者采斶爨者引措矣故唯無意可貳於神明漕河之役身獲群卒所署旅飲食以視糗精露櫛沐以勸作息必及期而後竢也凡此者皆是也夫凡此者皆是也我不敢知知其所爲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諸薦疏與書相勞者如是得具論之耳唯是詰盜鹽法戎政驛傳耤于泰山漕河之役無弗爲也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無弗事也駢至迭出一彼一此無弗安也毋以是道必獲乎上是道所居必效邪不然欲諸薦疏與相勞者以十

數如出一口難矣今日攝一州明日攝一縣五年於濟南無弗䇿也受成而已不欲持先後令長短長獨謹姦吏使勿得緣絶簿書如一日耳其它興徭治賦筦鑰之常不具論云漢郡都尉秩比二千石亦已貴倨乃循吏所稱獨龔黃諸君子其都尉之賢多以太守相掩無傳者自父老所睹記少卿次公之治行亦唯罷逐捕課收斂米鹽靡密吏出不敢舍郵亭何以異公又次公守京兆坐之軍興公奚讓焉余讀諸薦疏與書相勞也介者

高其守幹者壯其才恬者美其度達者鑒其識可以觀獲乎上有道而所居輒效自經術相成也漢都尉多任郎佐史察舉吏又武健自將不以經術相成故其賢無傳公於龔黄既無讓焉而得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經術相成以薦勞圖共理之治豈終相掩哉父老何自疑之也

送陳郎中守彰德序

始余與元卿爲同舍郎嘗論漢都官所掌法至貴倨也

中都官不法事得一切按之即他武健吏何敢任威操下也乃子與無所分署如諸緹騎士則多都中豪徃徃自比於王之爪牙稱親禁兵恣睢視文法吏儌循京輔得自置符為儀督大姦猾從執金吾分行収捕績五人用賜爵一級因是不惜辜功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者即雜舉以文内之又群輩取受賕雖魁宿顧曲法私與出之眀眀唯罪咢是充得情喜焉獄則疑亦無不巧詆具之詰其長尉府對簿畏亡不俛首就繫者章大

者必上告得可事然後傳爰書委成於司寇官屬使覆鞫亦文致不可得反司寇官屬重廢格沮事且不得數奏讞時一聽之何異彼府掾史於懷中取輕重劾唯奉牘觀嚮以次人意哉凡繫求信於知已徒心寃之斯越石父求絶於晏子也既以造司寇官屬矣終無以變是與不仁甚也問有是不復行論自我者乎余知元卿志念深矣功實君子也語不及之即危行愈於不得其言者哉乃按簿中要囚服念之謂人情不可使不樂生捶

楚之下何求而不得飾辭以視則指道以明上奏畏卻
鍛鍊周内民安得不在鼎也元卿於法律家能横佚言
見法能輒取然亟痛於猜禍吏菹彼長尉府所對簿一
一摘見其冤狀舉之廷尉歲凡十數章廷尉正丞亭疑
法者無不稱淑問焉彼長尉亦重有庶尤稍稍上輸孚
矣又署法故得詘其緹騎士即捕逮者至反覆就簿詰
責之示不可罔竟無敢引是非爭輩相戒無犯髯郎也
蓋元卿與其凡駕部郎錫卿咸美且髭云後署所部中

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而守命且下矣彰德為畿輔南鄙自趙簡王稱藩安陽議非素重臣不能任余觀元卿治署中何以異於守時極知元卿無害亡已則勿以越人治郡人乎又郡事責大指而已此其不與署中同者方今卿士大夫各因時廣主恩建立明制無不彬彬仲山甫將明之材乃莫敢別播敷相與條列就一代之法斯不已遂於為郡縣出政宜民者乎西門君引漳水為十二渠溉民田澤流於鄴其君祝令吾臣

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此非藉守令何以聞於人主哉何謂不得於朝廷謂爲棄居郡也史稱漳河之間近梁魯徽重而矜節足用爲善矣余從元卿署中游居則謂良二千石與天子共理也豈亦慕黃次公朱仲卿爲人哉仁厚出於精嚴始能立也余觀元卿之治署中無以異於守時矣

送靳子魯出守潁州序

子魯第進士者五年不調居怏怏失志也傷錫類中寘

而親不霑主恩自謂於藩王無君子之澤賜生之義遠也三奏勿報焉遂徃守頼州云余惟子魯論天下事無不彷彿若即成功也則安肯不欲施盡之且爾不聞其兄言易鄒齊間哉結髮稱田生有司以與計偕上時即首六郡弟子弱冠第進士所守地凡三大郡各著異績南陽豫章諸卿大夫若父老各以其經學治行翕然重之想見風采而願愈益畏子魯自惟難兄夫以經學治行甚盛顯於當世卿大夫若父老而子魯未就一業蓰

一邑褒然唯知己者之私與而末以信衆人汙不阿弟乃敬禮之若是可謂賢矣然栖栖五年求一諸郎不獲復俛首就簿書吏眡人以倖所不當得之嫌而自處於叔疑龍斷之誚卒無以自明而身比於斥抑卒為之者何其下也子魯實自負其才故受此而不去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不薄於其官子魯豈不謂吾何使危於所適哉顛三年而治人庶乎其謂我不肯違君之情為欲致諸其大也方今西北有匈奴之憂而江南敝於轉餽

庶民將不安其田里而興歎息愁恨之心則淮潁之間揚淺可慮也昔在漢孝宣之世承奢侈師旅之後黄次公爲潁州所務耕桑節用治之時發考陰伏使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三老力田孝弟有行義而民皆鄉教化使天子得併力於邊圉亦甚行其志也即使次公爲相總紀綱號令亦無以自見爾豈得謂功名於治郡時損邪今省寺諸郎非不亦禮優而職逸無論一事之善微不足紀不獲乎上一事亦不得自裁郡國守臣便宜

從事條教旣定沛然惟吾法之尊苦無所沮此爲從吾所好也子魯大人以恭謹聞山東質行如石奮家今二子皆視古二千石何減奮哉兄弟彬彬九江長淮之上寄有專城不借寇而民各父母豈弟君子千里比肩馮野王兄弟繼踵五原猶有讓焉兹不已榮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乎乃知賢者誠重其去就夫曲士小儒感慨而舍位一不當意即長往者非能潔身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向令子魯周廻一諸郎不能棄而又不能幡然於頹

州是無從事不失時之知不得於心斯多也何以稱篤行君子哉

送泉州袁推官序

蓋推官於一郡業鞫一郡獄也無論郡守若縣令奉職無訟也即縣令之所不能決移郡守郡守所不能決移我矣今豈無所得於欲言而不敢盡者之情以竢論報郡守爰書斯未能信又其説可求也跡以行吾明據以施吾斷乎又其繫逮在庭衆方以郡守若令所不能決

而唯恃此聽可無變也疑謂四視憚於期對雖良民何敢終有其孚心必其見直乃吾折自一人裁自一意一朝而脫彼於桎梏以而錯諸此使周内已成不可識察者卒然解散片言之下此不已愉快哉推官鞫一郡獄信愉快勝任也今不知推官於郡能以監司斯未能信者得如有求於郡守乎又能執如臯陶不依阿御史臺風旨而惟法是取乎監司得如所求於郡守矣御史臺惟法是取矣又能使無疑我乎高明臨人者上惡之訑

上而廢法者民亡之居下而身疑者患處之士幼而讀書一旦得郡爲鞫獄視其學與監司御史臺所責於我者一切與昔不合也懼然念所以適世之故而不可得矣推官於郡多少年又鞫獄其才易見又多入爲諫議責臣豈獨有得失之患也監司恐其害已則伺之御史臺恐其訿已則嘗之事故劾有輕重唯其順授手有上下唯其氣使無因而甘辭其欲中我而先示以不猜之形少當於目攝即又若禍不可測退不自憮發容慚恧

薄言妻子無不俯畜是累指爲成弊進不得不有所恍之以自安此無他監司有生敵之防御史臺有薦汲之權而郡百姓不與也子仁爲能不由於是乎

送寧津縣訓導張伯壽序

余有識時嘗過高堂生高治毛萇詩濟南蓋海岱間士多從之游矣即所上客則許殷卿每相難天下事亟謂所善李生可語也余既見高生爲余述濟南父老時事在憲宗朝則李給事中森張御史鼐稱爲名臣哉給事

持簡數萬貴妃上前左右愕然危之也亡何御史又疏

僧繼曉御史章雖留中然用事者旣已銜之遂發難於

尹恭簡黨治中遷御史郴州別駕猶尚以前過矣今去

與髙生言時又二十年所余每飯未嘗忘兩名臣事乃

伯壽爲語大父賢過給事又遠御史自邠州來河南八

年於外楗石行治河其法具治河三疏中遷御史中丞

督部刺史遼水上三年移上谷乃單于不敢南牧馬入

領侍御史受公卿章奏又二年遷御史大夫當是時豎

瑾煽虐士氣不絕如髮爾公且奈何默以數稱病不見爲可免於難乎頃之果有搆遼陽上谷事者無論詔獄榜繫即闗三木徃來罰糴遼陽上谷間米千斛亦已不貲而人極于病公方謂固且愈於次趄宦豎門畀疵而前孅趨而言唯苞苴是先以偷諛於傍幸色少假恃以無患一中目攝躬不自措薾然無丈夫顔而日夏畦者哉吾寧爲此不爲彼矣且吾豈不知禍至此也余惟士誠難於瑾時乃今大者不敢赴會拓社稷之業其次顧

忌相視不爲進思最下不得守且挈缾之智雖有俊臣亦皆寓言吏隱汩沒省署彷徨公養而已一值大政不過竊竊爲深念悲計晝無所施庶幾人主用我以是往耳茲豈皆以瑾也先生乃在寧津學舍中所與諸生者日前受業嚴事先生也一日異能之士即言悅助我又所論說詩書尚友古昔以槩省署諸顯人計晝無所施不仰避戮辱而俯係妻子辟倪進退間幸人主庶幾用我以是往余不知諸顯人所爲即先生父齊豈不嘗再佐

大郡何以勝爲涇王相時猶得職爲將順焉而明主之美也吾聞相卒時涇王以百金祠先生不受也非亦田仁所謂不以百金傷先人名者邪此其質行在濟南諸生自以爲不及矣先生子晫故奇士與余及許殿卿善嘗從高堂生游也

送蒲城宋簿序

始守給事藩省時盖六郡吏各以其役隸焉六郡吏多海岱豪家有論具請報輒度一主進者來舉橐授之無

撓法又不恚所陰脱歳且鉅萬則守無取也久之蒲坂楊公始為方岳嘗畀守所行徧見諸貴人皆以為無害言於御史中丞府得檄書勞焉葢昔未嘗有之入補制獄掾吏數與大奏讞即所録皆重臣語勿敢輕泄示若已聞客告也其殆五載乃調今尉矣衆不知其賢豪人也關中素稱游俠又尉權小不能下大猾余往過平原嘗知守一郡國吏條行砥名千里誦義比如趙公子藉於王者親屬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

爲難矣又郭翁伯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爭相交驩此豈有一邑尉之權哉又守赴士阨困軌於正義不可與暴子弟豪少年同類而笑之也所嘗見諸大制獄重貴臣著即令疏即律不扞文罔且今爲邑者多便宜治之往往薄法律不稱古昔令民失守也徒使有一尉能書獄執不可變人方恐自中罪詈畏尉知矣不亦貴倨哉今之論人蓋已攝命百里之才則曰豈亦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不知季次原憲用行舍藏乃謂鄉曲之俠

效功於當世者非也士何時而可有為乎先臣大司馬徐孟曄氏江陰縣掾史也趣人之急甚已之私脫戍者而拒其報有魯男子之義焉向令終微賤何由自見焉宇蓋將附青雲之士執鞭於斯人人覬榮名當知掾史多君子矣

送楊玉伯序

據譜玉伯蓋漢大尉震之後遷自蒲阪者九世矣至于涇陽同母姊適三原馬伯循時玉伯嘗從游庶幾博雅

君子也數歲以狐即廢居行賈贏得過當矣嘗謂周公九章法孫吳以施戰陣之間明於積著之理哉以掾史辟原州劉中丞幕府陜以西盖八郡籍編户市租一夕而推筴得之主計者按籍索實焉玉伯雖吏給事人然賢操能有其身其才伎藝俛拾仰取不羞芻蕘即所以責顯貴人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昔在張掖諸隊率徼也以候人愆期失一憲臣心後憲臣即從臺中往按諸隊將以他事盡諸隊率髡鉗而戍焉以屬玉伯始玉

伯法奏之則憲臣已意銜之矣又不欲卒變憲臣愈益怒且及王伯也王伯曰令今更重之罪豈遂在縲哉即法至是止耳欲自棄去而諸隊牽反相援止謂王伯曰公在猶可以無究後人勿遽歸重吾輩禍也頃之復辟原州幕府中則時時為望氣用得北敵情大將軍以下嘗往授所奇門法嚮戰多以擊破之也居六年入為制獄吏制獄蓋多親禁臣主之御史爵方在繫時王伯以謂上意且所欲釋矣及再就繫猶謂上意且所欲釋也

久之乃復從爵以問玉伯則玉伯曰吾在制獄凡見上所欲釋者復多耳趙司業貞吉嘗從玉伯問風角書司業下獄時玉伯傾身爲之不避也今且及代其屬玉伯所治十餘大制獄未嘗深禍取眥焉余蓋往往過玉伯即嘗與治彭眀家言以爲篤行隱者也庚戌歲敵乃大入玉伯始扼腕向余言司馬法即借箸若可繫敵而笞之背者又褭然一賢豪俠矣余聞玉伯在金陵道中時嘗發裝遺一衛尉者使不至質其妻於負債家猶爲激

於義王伯有魯男子者二事不及亂從容有章過之余爽然自失云余觀士不喜誦人善即貴無一行稱實乃僞取名何以賢於王伯哉

送趙處士還曹序

趙子爲獲鹿者垂三年矣則處士自曹來問爲獲鹿狀也曰爾爲獲鹿則良哉將下車視事而百姓煦煦自眠乎寧能悶悶侯去後思也維此多士從游甚驩而亦謂謂不可致乎欲焉而丞若簿以至它縣之令丞若簿不

一其才而一其衷乎寧能傾奪不肖從事獨賢也欲焉

而秋毫是析察其淵中稱神明乎寧百里翕然示慈數

惠如我視爾於此也不知中丞臺若御史臺若監司陳

臬若郡大夫共理所欲於爾發擿姦伏聚歛租賦孰與

元元相安美俗相勸也不知豪貴人若中使者若諸長

吏所欲於爾駿奔罄折出乎左右意未及色奉之如機

孰與彊項正辭援禮交際臨以橫逆掴然相䟽也趙子

對曰惟勤何以與斯數者也西門豹為鄴發民治十二

渠當其時民煩苦不願也豹曰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今父老子孫思我言即惟勤下車視事三年而未嘗忘於此也宓子賤治單父則多所致士然而無取於陽喬魚矣即有丞若簿不肖者是惟勤不見憚衆豈徒丞若簿失德哉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它縣之令不一其人而一其才不然犬瘈木敝獨安能身犯之焉大人視惟勤於此一堂之上毛相屬裏相離也惟勤視百姓於此百里之内毛不相屬裏不相離也安用秋毫

是析察見淵中為南走邯鄲北抵句注之塞將千里無不徧也它縣之令丞若簿無不與言事也百姓疾苦無不問也山川險易無不如石畫也以聽成獄以鳩大役以達隱慝以閱軍實無不為也中丞臺檄如御史臺檄監司陳臬檄如郡大夫共理檄今日一薦疏下獲鹿明日一薦疏下獲鹿元元信我如列眉矣異日者監司某君不安惟勤在側也則曰吾將寢處此悍令哉惟勤曰山中之狐貉羆豹其可盡乎其又以令為藉也久之以

餉戍戍則給以廬旅旅則託三軍之士意皆當惟勤一某君意終不能不當惟勤也惟勤爲獲鹿如此而已矣處士曰惟勤爲獲鹿如此即吾何憾焉無辭乎曹之父老也輒趨駕去

滄溟集卷十七